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表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賀升祔禮成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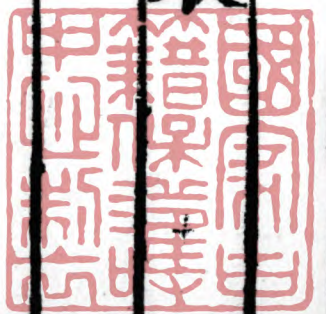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

表二道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背祥除慰 皇帝表

正旦奉慰表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謝宰相笏記

謝翰林學士笏記

知常州謝上表

南郊進奉表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三道

代人賀壽星表

代人明州謝上表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三道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冊告 仁宗皇帝 英宗

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緝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闕

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臣中謝恭惟

仁祖以堯之巍巍不冒區夏 英考以舜之業業祗

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 皇帝

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冊使而致嚴告匱主而
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
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痾乃獨妨
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倣實
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臣中謝竊以闕宮鬼享
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
近止及親恭惟 皇帝陛下服卑而即功食菲以致
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
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
麗裸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又尸

樂祿尚負宿痾聞釐事之既成與群情而借樂臣無
任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覩赦書 皇帝陛下今日五日登寶位者
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
臣遭遇先朝久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
消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中謝竊以
登儷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
皇帝陛下德茂承桃志深念祖倣唐文而制作致舜

孝於蒸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尚櫻衰疾久隔清
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借四方而來賀徒有微
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瀆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
儀伏惟 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
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
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官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
惟 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
尤積悲恫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

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辨護之微勞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
貊伏惟 太后比賢任姒績慶塗華祗協孫謀克襄
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尚膺
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充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
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
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
枋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瞻含生臣符守所
櫻班朝莫豫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次哀號罔極遐邇所同伏惟 太皇太后功佐帝圖德齊坤載永惟孝愛尤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祏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惟 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姒方正坤儀之位上同乾施之仁虞柎奄終攀號靡極冀哀恫之有節膺福履之無疆臣限守州符阻趨天陛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 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 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以承 太皇太后諫展協吉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 皇帝陛下聖考發中天報備至感歎推咽遐邇一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承 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

傷摧何以勝處恭惟 上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

運輔佐保祐功施三朝 考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

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

報德內外畢盡孝治所
心人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
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 后神主柎廟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 慈聖光 獻皇后神主柎廟既克禮成

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 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

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 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 后眷祥除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 太皇太后捐棄大養奄及

暮祥仰惟 聖孝攀慕 無極伏望深加裁抑以幸萬

方臣限以衰疾無緣奔 詣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晷流邁 歲曆肇新 太皇太后棄捐

宮闈奄歷時序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夫至感慕難

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

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釋俯慰

群情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 聖情悲

悼難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聞鄆王襄事有日 聖輜即路伏惟 聖情

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主于天下臣瞻望闕庭無

任

謝宰相笏記

祇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心雖慕古才不逮時誤蒙記憐特賜收用伏惟 皇立陛下紹膺天統遵養聖功旁招雋良橫及疎賤誓宜罄竭仰稱寵光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坐禁 嚴許之燕見玉堂閣麗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 息事雖有故寵實非常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擇利以病辭

此於督責之朝皆在謹

辭下扶官字

何之域中謝伏念臣比在羣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改職畿縣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悖眩之病區區本懷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受祿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罪其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吏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性惟此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郡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免於大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

任

謝宰相笏記

祇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心雖慕古才不逮時誤蒙記憐特賜收用伏惟 皇立陛下紹膺天統遵養聖功旁招雋良橫及疎賤誓豈宜登竭仰稱寵光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坐禁 嚴許之燕見玉堂閣麗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 息事雖有故寵實非常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

此以督責之朝皆在謹

何之域 中謝

伏念臣比在羣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

改職畿縣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悖眩之病區區本懷

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

受祿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

知罪其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

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

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

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吏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

性惟此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郡人

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

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

免於大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

任

南郊進奉表

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北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斂自民職竊覩燎禋之儀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臣某言秘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溢分媿懼交懷謝竊念臣世系單平夫姿滯固親逢文雅之會首玷秀康之科黽勉在公優游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憲章寸有所長使裨參於治政朴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訶謫之典至寬之度橫貸其愆禡夫左右之

照寄以東南之屏敗財傷錦宜有衆多之譏增秩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上聖復眷孤臣就徙通班改司善部惟汶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豈緊薄材稱是煩使此蓋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忘燭物之明雖微必逮追惟踰屢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寬綏安風俗之厚庶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瘵厥官君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義冒盡所言中謝伏念臣以斗筭之材加犬馬之齒比嘗得謝誤復見收血氣既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

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 聖慈許令致
任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
誅之慣耗臣無任

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 聖主之於舊物
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 中謝 伏念
臣起身疵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
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
敢為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眾爭前而
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蓋眾以擅榮則患之及身
臣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
迫切於歸誠而 惶於受命也况 陛下接三后

而下法仿

之列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
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射相之時雖臣
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
伏望 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
國之誅則膂力既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
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
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 中謝
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
息菲蒙於寬政引身輒旬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
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

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 聖慈許令致
任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
誅之憤眊臣無任

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 聖主之於舊物
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 中謝 伏念
臣起身疵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應於非望夙興
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
敢爲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
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
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
以迫切於歸誠而 惶於受命也况 陛下接三后

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
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
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
伏望 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
國之誅則膂力旣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
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
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 中謝
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
息 中謝 於寬政引身輒旬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
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

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奈何獨以罷廢之
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
爲當然伏望 聖慈哀憐惻愍無空敷獎使得罷休
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抃伏
以 皇帝陛下紹休 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業
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會休嘉豫聞太史
之占敢後封人之祝臣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臣某言奉勅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夷越故區
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

中謝 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奇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
顯之路晚塵郎位頗切郡章歸待罪於省中退得養
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
更艱阨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
年且索旅力已愆尚何施焉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
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庶幾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
守猶或不敢冒居況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瘞
昏憊耄可以久饗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羸
賤之身遭逢 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
無階朝將明之效外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 陛下

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
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七不能者止宜在
此時顧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違 陛下左右
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 陛下憫臣
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不任
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墮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
聽高邈未蒙照省惓惓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
愚瞽臣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
已以從事者臣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
臣身謀之有所不給況於官隆事劇所揔不一以臣

也下扶審字

審已誠不宜久叨權寵長負 陛下任使之意伏惟
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逮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
副禮聽臣所丐母令四方有議 陛下信任之失而
臣亦賴 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三

惓惓之私至于再三上恩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
過渥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顯蒙
遭遇拔擢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
時機密之地安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
年餘日豈宜尚汚印敷為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
濟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敝救失稱 陛下任使副
元元之望者甚衆 陛下雖欲苟私愚臣臣雖欲自

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
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七不能者止宜在
此時顧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違 陛下左右
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 陛下憫臣
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不任
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墮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
聽高邈未蒙照省惓惓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
必愚瞽臣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
已以從事者臣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
臣身謀之有所不給況於官隆事劇所揔不一以臣

審已誠不宜久叨權寵長負 陛下任使之意伏惟
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逮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
副禮聽臣所丐母令四方有議 陛下信任之失而
臣亦賴 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三

惓惓之私至于再三上恩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
過渥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顛蒙
遭遇拔擢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
時機密之地安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
年餘日豈宜尚汚印鼓為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
濟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敝救失稱 陛下任使副
元元之望者甚衆 陛下雖欲苟私愚臣臣雖欲自

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於臣有所不容
誠恐覆餗以虧 陛下知人之明而令賢能宜在高
位者久躋於聖世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伏惟
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丐以終 陛下眷寵老臣之
賜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

荅聖問賡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郊宗議

伏奉

撰議

聖問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
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
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禘或曰配天或
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
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曰上天與人道辨之

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
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
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
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
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
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
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
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
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
天之群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
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
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
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
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
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
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
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
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能盛於周公
者也

答聖問賡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罪皆天命也人君
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正之不可以無其
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
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

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
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
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是
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
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
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
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皋
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
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善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
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
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
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治
者乎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
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
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
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
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
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
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 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
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
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尚

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書
賡歌之事而愚僉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
獻伏惟 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 聖旨以雜議一卷
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負則進趣雖多不能為濫官定臺省
監寺之負須有關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
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
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負待有關然後
職事官即今所謂差遣是也今

固已有定負須有關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
事官亦有定負則今職事官以差遣負數校之幾至
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負
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
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
官散官當其有罪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
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
皆足以為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
以為人榮辱利害為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
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

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書賡歌之事而愚僮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 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 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負則進趣雖多不能為濫宜定臺省監寺之負須有關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負得有闕然後

固已有定負須有關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負則今職事官以差遣負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負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罪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為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為人榮辱利害為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

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
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
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
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為今州
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
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
為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無士倍祿蓋
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恥亦
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
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
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
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
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
為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
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
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以符
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
竊以為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
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

罪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罪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吏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為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以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又以為發運而已廢之

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脩廢官也官脩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息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鉤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虛務異同難稟臣以爲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虛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

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自司失
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
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
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為失
也若以為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為兼職
廢之何所省乎

一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為冗散然今所置但
為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
之者也廢與置其為利害亦不多若議穴費則宮觀
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而以提舉都監為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
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
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
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
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
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
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
同罪薦舉人材然尚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
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
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

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為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為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賊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為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為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

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為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為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即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擢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為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擢及有升任指揮

若不足以致選擢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為甚異
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
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
雜議封上取 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
遣為十二等以進退群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
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
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
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
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為十二等若

上等有關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 聖旨兩制
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
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為一任通
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
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
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
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為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
三年為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
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
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
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
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為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論議

易泛論

卦名解

河圖洛書義

諫官論

伯夷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
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
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
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江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



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獷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汗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為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為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可以為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為

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
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
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
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
擇者也獷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汗穢
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
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
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
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
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
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
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
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
也矢直而利平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
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
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
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
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
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
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
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
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
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
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

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為者也腹容物者也頰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為者也鬻下體之無能為者也身躬己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負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止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為在上也負塗以塗為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淵聖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為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

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污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艱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楠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

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
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
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
上飾也袂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
上而以柔為飾也被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第
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
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為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
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
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
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

者下扶也字知不三子

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也

為蒙蹇則險在前者一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為

蹇豕曰見險而能止知大哉知者反乎豕者也需亦

險在前也其不為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

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為需柔得位而上下應

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為小畜以

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

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

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

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也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

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

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也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

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
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
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
上飾也袿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
上而以柔為飾也被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弗
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
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為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
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
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
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

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
山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
故為蒙蹇則險在前者
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為
蹇彖曰見險而能止知
大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
險在前也其不為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
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為需柔得位而上下應
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為小畜以
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
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
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
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也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
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
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也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

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
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一兵而麗乎內故為家人上而
麗乎外故為旅少男長又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
撓惑之名也為天下之患與者事也故為蠱少女少男
男下女上故為咸咸者又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
女下故為恒姤陰遇陽又為姤陽終決陰故為夬柔
履剛故為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
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不交故為否以剛中為
主而下順從故為比順而止故為謙動而說故為隨
火者在上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長以臨柔
故為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
分剛上而文柔故為坤柔變剛為剝剝者消爛之名
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
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為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
無妄者也剛退故為遯明入地中故為明夷明者傷
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
中周象也自四以上艸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
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土不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
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
也故為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
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
為井以木巽火故為鼎明以動故為豐豐者光明盛
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

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為噬嗑嗑者有間而通之
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為節柔在內而剛得
中說而巽故為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
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
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為離離麗
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
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
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
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
故為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為革不
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為師上
下險險而健故為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

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為萃上巽而下險
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
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為渙而已困
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
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
其進也孰禦焉故否分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為漸歸
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為主於內故曰歸
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為歸妹
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為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
止故為艮內柔伏止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兌此其文皆
在繫辭或彖繫辭以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
知其所以然也

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為噬嗑嗑者有間而通之
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為節柔在內而剛得
中說而巽故為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
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
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為離離麗
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
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
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
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
故為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為革不
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為師上
高下險險而健故為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

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為萃上巽而下險
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
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為渙而已困
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
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
其進也孰禦焉故震而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為漸歸
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為主於內故曰歸
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為歸妹
也陽在下則動而說故為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
止故為艮內柔伏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兌此其文皆
在繫辭或彖繫辭以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
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幽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善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僚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

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蚺龜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且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相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藝首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取士望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

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

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

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揚孟

材論

命解

對疑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為名道

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父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

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野人以為野野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曰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曰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十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

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

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三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

十一行首一字係之字
十二行首二字係不之字

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
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
民患於洚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
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
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
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
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
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
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
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
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
我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

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
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
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
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
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
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
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
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
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借使
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
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

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
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
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
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揚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
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
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
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
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
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
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

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
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指也孟子之所謂
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豈兼性之不正者言之
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
之不正者言之也夫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
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
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德也或此得乎性之正者
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
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德
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
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
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謂兼謂命者也有

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
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
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
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
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
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適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也今學者是孟子則
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禮讓其文而不知求其

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
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
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
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
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
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
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
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
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
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

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
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
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
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
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
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
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眾
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
錐之在囊其未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
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
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嘶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
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

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
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遠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
騏驥騶馱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
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
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斨篔以百鍊之精金刃以秋
鷲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曠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
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
之所寶也然用以敵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是知
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
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
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
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

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為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脩身繫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為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為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

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
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
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
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
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己亥勅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
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者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
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
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
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
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

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
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
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
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
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
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
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
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
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
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
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
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誑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

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
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
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
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
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
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
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
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
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
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
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
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

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
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
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
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時而存問恤
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
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
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
之所易爲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
所能爲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
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
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
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藏書
印



